

#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68

## 湖北越调

下	陈	州
临	潼	山
打	登	州
破	洪	州
反	五	关
百	子	兆
五	虎平	南
黄	沙	镇
青	天	鉴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 编印者的说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河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可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有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和协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 目 录

- 下陈州·····胡金山述录(1)
- 临潼山·····胡金山述录(32)
- 打登州·····胡金山述录(63)
- 破洪州·····贾春玉述录(112)
- 反五关·····胡金山述录(158)
- 百子兆·····胡金山述录(186)
- 五虎平南·····黄世荣述录(214)
- 黄沙镇·····梁方清藏本(241)
- 青天鉴·····梁方清藏本(295)

# 下陈州

胡金山述录

**剧情：**包拯奉命前往陈州放粮，王延龄、赵斌同至长亭饯行，其侄包勉亦至。马妃魂因恨包拯打骂致死，拦在中途迷惑包勉，包勉疯病大发，私向赵斌夸说为县令时受贿大量金银。赵斌言于包拯，包拯欲铡包勉。包勉又许赵斌贿金，求赵说情，不准；勉转求王延龄，王令包勉泣求，包拯允免其死。赵斌复以贿金已入包府，讥刺包拯；包拯大怒，立铡包勉，包拯之嫂闻讯赶至，责骂包拯忘恩负义。宋王下旨分别加封，乃解。包勉、马妃二鬼魂又迷使驿丞数包拯之过，包拯用七星剑驱去。

**人物：**包勉(小生)、太夫人(旦)、马妃魂(贴旦)、王延龄(末)、赵斌(丑)、包拯(净)、王朝(杂)、马汉(杂)、包结(末)、驿丞(丑)、家院、四马甲、二下旨官。

## 第一 场

〔包勉上〕

包勉：(对)诗书传家贵，砚潭卧蛟龙。(诗)

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

不读书万卷，焉能伴君王！

学生、包勉。三叔去在陈州放粮，有心赶到长亭与三叔稟

行，先和母亲商议。母亲在上，儿请！

〔太夫人上。〕

太夫人：（对）家有一子孝，何要子孙多？

包勉：母亲在上，儿拜。

太夫人：我儿少礼，一旁坐下！

包勉：谢过母亲！

太夫人：请娘为何？

包勉：母亲哪曾知道！闻听人讲，三叔去在陈州放粮，儿有心前去与我三叔禀行，请出母亲作一商议。

太夫人：儿呀！你的三叔，铁面无情，不去也罢。

包勉：儿起心一定前去。

太夫人：我儿起心已定，为娘也不强留。稳坐客厅，娘还有嘱托。（唱慢板）

母子们打坐在客厅，为娘有话向你明。

此去见了你三叔面，就说为娘问安宁。

嘱托的话儿牢牢记，莫作狂风吹耳根。

包勉：（唱二流）

母亲不要细叮咛，孩儿非是懵懂人。

此去见了三叔面，就说母亲问安宁。

包结与我把马顺，赶到长亭去禀行。

〔包结牵马上，同下。〕

太夫人：（唱二流）

一见我儿起了程，倒叫为娘挂在心。

要得我把心放下，除非我儿转回程。（下）

## 第二场

〔马妃魂上。〕

马妃魂：（唱二流）

屈死鬼在空中随风飘荡，

天不收地不管一个孤魂。

屈死鬼、马妃。我借来正宫主母半副鸾驾，御街以上，龙行虎视，好一包拯解开其意。我二人上殿动本，圣上不准我的本章，我死在包拯桃条之下。包拯去在陈州放粮，他的侄儿包勉与他禀行，我不免拦在三岔路口，与他一个不祥之兆。这般时候，驾起鬼风，三岔路口等候一时。（唱慢板）

昔日螳螂去捕蝉，见一黄雀把路拦。

黄雀又被金弹打，打弹人儿被虎餐。（转唱垛板）

猛虎得食归山转，见一枯井在路边。

猛虎失足掉下去，枯井又被黄土填。

黄土上面长青草，青草又被老牛餐。

老牛又被屠夫宰，屠夫又被阎罗拴。

害人一命还一命，仇报仇来冤报冤。（转唱二流）

驾鬼风来在路旁站，包勉到来把他拦。

〔包拯、包勉上。〕

包勉：（唱二流）

在家遵了母亲命，我与三叔去禀行。

催马来在三岔路。

〔马妃魂扑包勉，包勉跌下变相。马妃魂下。〕

包勉：（接唱）

昏昏迷迷倒埃尘。

包拯：大叔醒来！

〔包勉打包拯介。〕

包拯：大叔！你打我为何？

包勉：打你为何？大叔马上走得好好的，你为什么将大叔掀下来了？

包结：好大叔？我敢掀你？狂风一阵，将你吹下马来。

包勉：吹下马，吹下马来。包结：你会圆梦吧？

包结：我会圆梦。

包勉：你会圆梦，大叔有一个梦，你圆一下吧！

包结：什么梦？你说！

包勉：我在府门打坐，见了一个麻雀，他说包勉不吉利。说得大叔心里焦了，大叔捡了一个砖头，照它一打，它就飞了，飞到那个洞洞里去了。大叔拿一根棍子一戳，一会儿把它戳出来了，不一样哟，他变了啊！

包结：它变了什么？

包勉：变得青脸红发，锯齿獠牙，一只手拿个斗斗子，一只手拿个帚帚子。这个梦你跟我圆一下看。

包结：大叔！那是魁星点斗，你做官还要往上升的。

包勉：啊！做官还要往上升。我又得了一梦啦！

包结：又梦见何来？

包勉：我梦见河水发涨，水往下流，棺材往上流。这是个什么梦？

包结：棺材棺材，做官还要发财的。这是个好梦。

包勉：好梦倒是个好梦，叫你大婶子跟我搞坏了。她说，官人官人，你死后没得葬身之地。

包结：妇人的话，不听也罢。

包勉：包结！我你到哪里去的哪？

包结：去长亭与三王爷禀行。

包勉：顺马来！

〔包结顺马介。〕



包 勉：包结！这马为什么无头？

包 结：头在我这边，你那里是尾。

包 勉：啊！头在你那里。（念）

打马往前行，慌忙不留停，

去在长亭上，与叔去禀行。

〔包勉打马转走，包结拉住。〕

包 结：大叔、大叔！你朝哪里去？

包 勉：长亭禀行。

包 结：长亭禀行，从那边厢走吵，这条路是回原郡去的。

包 勉：未必那条路是走人的，这条路是走鬼的？

包 结：哪有这些问话！走走走！（下）

包 勉：包结！等到吵，跑这么快，跟死了人打引路幡一样。你慢走，我也赶你来了。（下）

### 第 三 场

〔赵斌上。〕

赵 斌：（对）两朵金花捧日月，袍袖一拂统乾坤。老夫、赵斌。

〔家院上。〕

家 院：马到马到。

赵 斌：马来！

〔同下。〕

〔王延龄上。〕

王延龄：（对）老夫一朝冢宰，官职位列三台。

〔家院上。〕

家 院：禀相爷！赵爷到。

王延龄：动乐有请。

〔赵斌上。〕

王延龄：赵爷在哪里？

赵斌：王爷在哪里？

王延龄：哈哈哈哈哈！

赵斌：哈哈哈哈哈！

王延龄：赵爷请进！请坐！不知赵爷驾到，未曾远迎，有罪。

赵斌：好说。来得鲁莽，少在王爷面前问安，有罪。

王延龄：岂敢。赵爷不在府下，来在长亭为何？

赵斌：王爷哪曾知道！遵王旨意，前来与你弟子钱行来的。

王延龄：我弟子有何德仁，焉敢赵爷钱行！

赵斌：王命在身，焉敢违抗。候明公到来。

〔内白：明公到。〕

王延龄：有请！

赵斌：有请！

〔四马甲、王朝、马汉、包拯上。〕

王延龄：不知明公驾到，下人禀事不明，未曾远迎，有罪。

赵斌：好说。来得鲁莽，少在恩师、赵爷面前问安，有罪。

包拯：好说。来得鲁莽，少在恩师、赵爷面前问安，有罪。

王延龄：岂敢。

赵斌：岂敢。

包拯：恩师、赵爷！不在府下，来在长亭为何？

王延龄：来在长亭，与明公钱行而来。

赵斌：来在长亭，与明公钱行而来。

包拯：弟子有何德仁，焉敢恩师、赵爷钱行。

王延龄：王命在身，焉敢违抗。看宴来！

赵斌：王命在身，焉敢违抗。看宴来！

包拯：看宴为何？

王延龄：与明公安杯。

赵斌：与明公安杯。

包拯：弟子有何德仁，焉敢恩师、赵爷安杯？一同就坐。

王延龄：明公请来上坐！

赵斌：明公请来上坐！

包拯：恩师、赵爷请来上坐！

王延龄：安就客位。

赵斌：安就客位。

包拯：得罪了。

家院：禀！宴齐。

王延龄：退下。众公请来饮酒！

〔包结、包勉上。〕

包结：来在长亭，下马。

包勉：接马。

包结：大叔！你什么时候回去？我拉马来接你。

包勉：你问大叔回去？白昼间我也不好回去得，你听夜晚那个门环子响，大叔一阵风就回去了。

包结：哪有这些问话！（下）

包勉：叫化子放鞭，你跟我爬、爬、爬。来在长亭，一旁边是马，一旁边是轿，好像些官担担子一样。那边厢站的人，好像是王嫖。你该是王嫖吧？

王朝：王朝。为着何事？

包勉：往里相传，就说包老爷要见。

〔王朝看介。〕

包勉：你看些什么？

王朝：我在看包老爷。

包勉：这大个包老爷你没有看见？

王朝：少候！禀大人，包——

包拯（头一摆）王朝站过了。恩师，赵爷！弟子有一事不明，要在恩师、赵爷面前领教。

王延龄：有什么言语，请讲！何言领教？

包拯：朝廊奉君，有几家姓包之人？

赵斌：朝廊奉君，就是明公一人姓标。

王延龄：姓包。

包拯：王朝！传话出去：先报官衔地名，然后再见。

王朝：大人传话出来：先报官衔地名，然后再见。

包 勉：再去传：做过越州府肖山县七品县令包勉、包青天要见。再跟我传！

王 朝：禀大人！那人言道，做过七品县令，包勉、包青天要见。

包 拯：站过。我当是何人？却原来是侄儿包勉。这奴才好讲疯话，如得罪了众位堂爷，那如何是好？王朝！传话出去：新上任的官，仓中无粮，厩中无马，越坡而过，免见。

王 朝：大人传话出来：新上任的官，仓中无粮，厩中无马，越坡而过，免见。

包 勉：就是这个传法？

王 朝：就是这个传法。

包 勉：就是这个禀法？

王 朝：就是这个禀法。

包 勉：糟！下站。三叔这就不是，我来给你禀行来的。你说，越坡而过，免见。我来打你巴结来的？哎哟！叔侄伙里，要他传个什么？自己进去。三叔在哪里？三叔在上，侄儿包勉下拜。

包 拯：我儿站过一旁。包勉！你母亲在家可好？

包 勉：我的母亲，他为你把一双眼目都哭坏了。

包 拯：我一眼望不到的嫂娘呀！

包 勉：三叔！那个白胡苍苍的是哪个？

包 拯：文华殿王爷。

包 勉：川三。

包 拯：哼！王爷。

包 勉：是。王爷王爷！三叔！那个像乌鸦窠的老头是哪个？

包 拯：武英殿赵爷。

包 勉：走肖。

包拯：哼！赵爷。

王延龄：  
赵斌：明公！何人到此？

包拯：侄儿包勉。

赵斌：到来就该赏他一个座位。

包拯：众位堂爷居多，哪有他的座位？

赵斌：远路而来，哪有不坐之理？

包拯：包勉！众位堂爷赏儿一个座位，上前谢座。

包勉：是。众位堂爷赏我一个座位，三叔命我谢座，众位堂爷居多，谢一个不谢一个，他们还要见怪。有了。我在地下画个圈，我站在圈内见礼，哪个见怪了，就在我这个圈里找礼，便是这样。画个圈，（画圈介）我蹦到圈里去。众位堂爷。请来，我这厢有礼。

赵斌：慢着、慢着、慢着！你是包家里一个情相公？

包勉：大相公。

赵斌：是大相公。娃娃！你这个礼是怎么见法？

包勉：赵爷哪曾知道！众位堂爷赏我一个座位，三叔叫我来谢座。众位堂爷居多；我谢一个不谢一个，堂爷们还要见怪。我画个圈，站在圈里见礼，见怪的来我这个圈里找礼。

赵斌：大相公会讲话，在理。我有心跟大相公叙谈几句官场，就是王爷、明公在此不便讲。

王延龄：弟子这厢来！

包拯：恩师讲说什么？

王延龄：随为师到此铺内，老师还有话讲。随师来！（下）

包拯：包勉过来！跟赵爷讲话，疯言疯语，你要少讲。（下）

赵斌：大相公！将座位往前移得一移，赵爷跟你叙叙官场。

包勉：待我将座位往前移得一移。赵爷！你贵姓？

赵 斌：你为什么问赵爷贵姓，赵爷就姓赵，还问赵爷贵姓？

包 勉：你就姓赵。你有好大个岁数？

赵 斌：我有七十三岁。

包 勉：你为什么不死？

赵 斌：我做的包家的官？

包 勉：没有。

赵 斌：我吃了你包家的俸禄？

包 勉：不曾。

赵 斌：一未做包家的官，二未吃包家俸禄，你缘何叫赵爷死？

包 勉：你还怕死？

赵 斌：我一辈子都恶那个死字！

包 勉：你怕死，我还有一个绝妙方法。

赵 斌：什么绝妙方法？

包 勉：吩咐你的人役，去在大街以上，买一个大牯牛，抬上一篓油，脑壳剃个光光头，头搁在油篓子里游几游，一头拱进牛屁股里头，你一辈子都不得死。

赵 斌：咋咋咋咋！你是在此学校攻读，是在务农？

包 勉：做过越州府肖山县七品县令。

赵 斌：县份虽小，还是个正印官。你可曾上任？

包 勉：倒也上任。

赵 斌：上任怎样个形式？

包 勉：那时我上任去，拜客，阅城，见儿女百姓们，打架斗殴。

赵 斌：为什么打架斗殴？

包 勉：吩咐我的人役，二家抓来，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争斗？百姓们说道，一个说踏了他的田。一个说牛吃了他的谷。二人争吵不清，我将他们罚了。

- 赵 斌：罚他们什么？
- 包 勉：一家罚三缸，一家罚两缸，银子。罚了他们，我就回衙前。告状的人好多呀！接一张状纸，收一张状纸，将那状纸接多了，将那公案桌子压得格吱的响。
- 赵 斌：状纸能有好多，将公案桌子会压得格吱的响？
- 包 勉：好赵爷哪！山州草县，木料缺，无木做公案，将那竹子编了一个，放在大堂口前，风吹日晒，接的状纸，接一张把砖压一个，接一张压一个，风再一刮，因此格吱的响。
- 赵 斌：你去看了状纸没有？
- 包 勉：我看了。
- 赵 斌：你看的什么状纸？
- 包 勉：我看了一个弟霸兄嫂。
- 赵 斌：弟霸兄嫂是怎样断法？
- 包 勉：我有心将这个妇人断给他弟弟，这个妇人又是他哥哥的元配。有心断给他哥哥，他弟弟是个单身汉。
- 赵 斌：那你怎的分断呢？
- 包 勉：我说：二位百姓呀！你将这妇人带回家去，都可不要争吵，听我老爷来吩咐你们，只准你弟兄们公用，却不准你们久占成业。
- 赵 斌：你娃娃会做个清官。
- 包 勉：清官好做钱难赚，异日回家无盘川。哎！那我就不做清官了，我做赃官。
- 赵 斌：我就是喜欢听赃官的事。赃官怎样做法呢？
- 包 勉：原告去了，我也是问他要钱；被告去了，我也是问他要钱。包诉讼的我也是问他要钱。
- 赵 斌：原告、被告问他们要钱，为什么包诉讼的也问他们要

钱？

包勉：好赵爷哪！人家一点小事，他跟人家戳多大一个窟窿，戳死戳活，该问他要钱吧？

赵斌：该罚呀！你做了几个月呀？

包勉：我做了三个月。

赵斌：抓了许多钱？

包勉：三个月还未做满，抓了儿女百姓有十缸银子。赵爷！我跟你说话，可莫对我三叔说！

赵斌：我要对你三叔言讲？

包勉：我三叔情性不好，他要铡我。

赵斌：得见你三叔，我不说就是。

〔王廷龄、包拯上。〕

王廷龄：弟子走来！老师的言语，须要牢牢紧记。

包拯：弟子记下了。欠陪赵爷！

赵斌：好说。明公！大相公在原郡是攻书，是务农？

包拯：做过越州府肖山县七品县令。

赵斌：县份虽小，还是个正印官。

包拯：赵爷的过奖。

赵斌：明公这厢来！你侄儿包勉做过越州府肖山县，三个月未做满，抓了儿女百姓十缸银子。你再要到陈州去放粮，照你侄儿包勉一样行事，好了你包家，苦了我儿女百姓。

包拯：哼！好一奴才！三个月官未做满，抓了儿女百姓十缸银子。赵爷上殿动本，我全家性命却叫谁保？王朝、马汉！

将这个奴才的座位撤了。

王朝：座位撤了！

包勉：三叔这就不是。众位堂爷赐我一个座位，你将座位跟我撤了，你丢我的人呀！我也将你的人丢丢。众位堂爷们！



你晓得我三叔什么出身？

众：不能知道。

包勉：论其国法，我们是以叔侄相称。论其家法，在此原郡，他吃过我娘的乳子长大的，我们是弟兄相称。

包拯：狗皮跟我剥过了！

王朝：是。

马汉：是。  
〔王朝、马汉剥包勉衣袍介。〕

包拯：（唱倒板）

包文拯坐长亭怒气横生。（转唱慢板）

骂一声包勉儿不孝畜生。

我的儿在原郡好是不好，

谁叫你在长亭与叔稟行？（转唱垛板）

来稟行是儿的一番孝顺，

你不该对赵斌夸讲赃银。

三个月官未满十缸银锭，

官该活民该死哪有百姓？

叫王朝你把那铜铡看定。

王朝：是。（抬铡介）

包拯：（接唱）

铡了儿不孝子及早登程。

包勉：（唱二流）

呐喊一声上了刑，绑了包勉一个人。

走上前来双跪定，哀告赵爷讲人情。

赵爷救命哪！赵爷！

赵斌：大相公！，还怪凉快，你怎么亮臊水起来了？

包勉：好赵爷哪！我在长亭跟你老说了两句话，不晓得是哪个王八入的，对我三叔说了。